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一百二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樂志第八十一

樂三

元豐三年五月詔秘書監致仕劉几赴詳定所議樂以禮部侍郎致仕范鎮與几參考得失而几亦請命楊傑同議且請如景祐故事擇人修製大樂詔可初傑言大

樂七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蓋金聲舂
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
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
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
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為度
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
或章句已闋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煩
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人志詠以為歌五聲隨歌是

謂依詠律呂協奏是謂和聲先儒以為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效人非人效樂者此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依詠以詠依聲律不和聲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二曰八音不諧鐘磬闕四清聲虞樂九成以簫為主商樂和平以磬為依周樂合奏以金為首鐘磬簫者衆樂之所宗則天子之樂用八鐘磬簫衆樂之本乃倍之為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為君父應聲輕清為臣子故其四聲曰輕清或

曰子聲也李照議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八音何從而諧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為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則編鐘磬簫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三曰金石奪倫樂奏一聲諸器皆以其聲應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今琴瑟塤篪笛簫笙阮筝筑奏一聲則鎛鐘特磬編鐘磬擊三聲聲煩而掩衆器遂至奪倫則鎛鐘特磬編鐘編磬節奏與衆器同宜勿連擊四曰舞不象成國朝郊廟之

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而武舞容節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所向宜北三變象維揚底定所向宜東南四變象荆湖来歸所向宜南五變象卭蜀納款所向宜西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發揚蹈厲進退俯仰既不足以稱成功盛德失其所向而文舞容節尤無法度則舞不象成也五曰樂失節奏樂之始則翕然如衆羽之合縱之純如也節奏明白皦如也徃來條理繹如也然後成今樂聲不一混殽無駁

則失於節奏非所謂成也六曰祭祀饗無分樂之序蓋
令石衆作之謂奏詠以人聲之謂歌陽律必奏陰呂必
歌陰陽之合也順陰陽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今冬
至祀天不歌大呂夏至祭地不奏太蔟春饗祖廟不奏
無射秋饗后廟不歌小呂而四望山川無專祠用樂之
制則何以贊導宣發陰陽之氣而生成萬物哉七曰鄭
聲亂雅然朱紫有色而易別雅鄭無象而難知聖人懼
其難知也故定律呂中正之音以示萬世今古器尚存

律呂悉備而學士大夫不講考擊奏作委之賤工則雅鄭不得不雜願審條鐘琯用十二律還宮均法令上下通習則鄭聲莫能亂雅遂為十二均圖并上之其論以為律各有均有七聲更相為用協本均則樂調非本均則樂悖今黄鐘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應鐘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黄鐘之均餘律為宮同之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出故宮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徵生商君臣一

德以康庶事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而遷則失常故商角羽無變聲君總萬化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有變聲凡律呂之調及其宮樂章具著於圖帝取所上圖考其說乃下鎮几參定而王朴阮逸之黄鐘乃當李照之太蔟其編鐘編磬雖有四清聲而黄鐘大呂正聲舛誤照之編鐘編磬雖有黄鐘大呂而金闕四清聲非古制也朴之太蔟夾鐘則聲失之高歌

者莫能追逐平時設而不用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必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而能永其言鎮等因請擇李照編鐘編磬十二叅於律者增以王朴無射應鐘及黄鐘大吕清聲以為黄鐘大吕太簇夾鐘之四清聲俾衆樂隨之歌工詠之中和之聲庶可以考請下朴二律就太常鐘磬擇其可用者用之其不可修者别製之而太常以為大樂法度舊器乞留朴鐘磬别製新樂以驗議者之術詔

以朴樂鐘為清聲毋得銷毀凡等謂新樂之成足以薦郊廟傳萬世其明堂景靈宫降天神之樂六奏舊用夾鐘之均三奏謂之夾鐘為宫夷則之均一奏謂之黄鐘為角林鐘之均一奏謂之太簇為徵姑洗為羽而大司樂凡樂圜鐘為宫黄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而圜鐘者夾鐘也用夾鐘均之七聲以其宫聲為始終是謂圜鐘為宫用黄鐘均之七聲以其角聲為始終是謂黄鐘為角用太簇均之七聲以其徵聲為始終是謂太簇

為徵用姑洗均之七聲以其羽聲為始終是謂姑洗為羽令用夷則之均一奏謂之黃鐘為角林鐘之均二奏謂之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則祀天之樂無夷則林鐘而用之有太簇姑洗而去之矣唐典祀天以夾鐘宮黃鐘角太簇徵姑洗羽乃周禮也宜用夾鐘為宮其黃鐘為角則用黃鐘均以其角聲為始終太簇為徵則用太簇均以其徵聲為始終姑洗為羽則用姑洗均以其羽聲為始終祭地祇享宗廟皆視此均法以度曲几等又以

太常磬三等王朴磬厚李照磬薄惟阮逸胡瑗磬形制精密而聲太高以磬氏之法摩其旁輕重與律吕相應鐘三等王朴鐘所謂聲疾而短聞者也阮逸胡瑗鐘所謂聲舒而遠聞者也惟李照鐘有旋蟲之制鐘聲皆三十有六架架各十有六則正律相應清聲自足其堂上堂下笼笛率從新制而調琴瑟阮筑塤諸器隨所下律詔悉從之乃緝新器用從置太常闢屋以貯藏之考選樂工汰其椎鈍癃老而優募能者補其闕員立為程度

以將習馬初皇祐中益州進士房庶論尺律之法以為嘗得古本漢書言在律歷志范鎮以其說為然請依法作為尺律然後別求古樂參考於是庶奏詔造律管二尺量龠各一而殿中丞胡瑗以為非詔鎮與凡等定樂鎮曰定樂當先正律帝然之鎮作律尺等欲圖上之而凡之議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其樂大抵即李照之舊而加四清聲遂奏樂成第加恩賚而鎮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預焉乃復上奏曰太常鑄鐘皆有大小輕

重之法非三代莫能為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鐘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黄鐘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吕律合王朴黄鐘律比朴樂纔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内無損益鐘聲欝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校三格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為黄鐘則是商為宫也方劉几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内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鎛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

代之開元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為八面六面四面明堂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宮架中惟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塤器以木為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為備樂安可得哉不報四年十一月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

下匏竹寘之於牀並非其序請親祠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寘於牀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為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鎛十二虡為宮縣明矣故或以為配十二辰或以為配十二次則虡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来有謂宮縣當二十虡甚者又以為三十六虡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徳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

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二虡太常以謂用宮架十二虡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辰位設鎛鐘十二虡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虡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五年正月開封布衣蔡防上書論樂器律曲不應古法復下楊傑議傑論防增編鐘編磬二十有四為簨制管簫視鐘磬數登歌用玉磬去樂曲之近清聲者舞不立表皆非是其言

均律差互與劉几同請以晉鼓節金奏考經禮制簨虡教國子宗子舞用之郊廟為何所取而范鎮亦言自唐以来至國朝三大祀樂譜並依周禮然其說有黃鐘為角黃鐘之角黃鐘為角者夷則為宫黃鐘之角者姑洗為角十二律之於五聲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說乃去之字謂太簇曰黃鐘商姑洗曰黃鐘角林鐘曰黃鐘徵南吕曰黃鐘羽令楽防但通世俗夷部之說而不見周禮正文所以稱本寺均差互其說難行帝以樂律絶學防

草萊中習之尤難乃補防為樂正六年春正月御大慶殿初用新樂二月太常言郊廟樂虡若遇雨雪望祭即設於殿上三月禮部言有司攝事昊天舞名請初獻曰帝臨嘉至亞終曰神娭錫羨太廟初獻曰孝熙昭德亞終獻曰禮洽儲祥詔可九月禮部言周禮凡大祭祀王出入則奏王夏明入廟門已用樂矣今既移祼在作樂之前皇帝詣罍洗奏乾安則入門亦當奏乾安庶合古制其入景靈宮及南郊壝門亦如之七年正月詔從協

律郎榮咨道請於奉宸庫選玉造磬令太常審定音律六月禮部言親郊之歲夏至祀皇地祇於方丘遣冢宰攝事禮容樂舞謂宜加於常祀而其樂虡二十樂工百五十有二舞者六十有四與常歲南北郊上公攝事無異未足以稱欽崇之意乞自今準親祠用二十六虡工人三百有六舞人百二十有四詔可元祐元年咨道又言先帝詔臣製造玉磬將用於廟堂之上依舊同編鐘以登歌今年親祠明堂請用之以章明盛典從之三年

范鎮樂成上其所製樂章三鑄律十二編鐘十二鎛鐘一衡一尺一斛一鬵石爲編磬十二特磬一簫笛塤篪巢笙和笙各二并書及圖法帝與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詔執政侍從臺閣講讀官皆往觀焉賜鎮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鄶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

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
箕虡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
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為老
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鎮為樂論其自
叙曰臣昔為禮官從諸儒難問樂之差謬凡十餘事厥
初未習不能不小牴牾後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
志得其法流通貫穿悉取舊書去其牴牾掇其要作為
八論其論律論黍論尺論量論聲器言在律歷志論鐘

曰夫鐘之制周官鳧氏言之甚詳而訓觧者其誤有三若云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於鼓鉦舞甬衡之間介于鼓鉦舞之間則然非在甬衡之上其誤一也又云舞上下促以横為修從為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為之間則舞間之方常居銑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既言鼓間與舞脩相應則鼓與舞皆六所云鉦六舞四其誤二也又云鼓外二鉦外一彼既以鉦鼓皆六無厚薄之差故從而穿鑿以遷

就其說其誤三也今臣所鑄編鐘十二皆從其律之長故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以為鐘之身鉦者正也居鐘之中上下皆八下去二以為之鼓上去二以為之舞則鉦居四而鼓與舞皆六是故于鼓鉦舞篆景枚隧甬衡旋蟲鐘之文也著於外者也廣長空徑厚薄大小鐘之數也起於内者也若夫金錫之齊與鑄金之狀率按諸經差之毫釐則聲有髙下不可不審其鎛鐘亦以此法而四倍之今太常鐘無大小無厚薄無金齊一以黄鐘為

率而磨以取律之合故黄鍾最薄而輕自大吕以降迭加重厚是以卑陵尊以小加大其可乎且清聲者不見於經惟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髙尤為非是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論磬曰臣所造編磬皆以周官磬氏為法若黄鍾服之博四寸五分股九寸鼓一尺三寸五分鼓之博三寸而其厚一寸其弦一尺三寸五分十二磬各以其律之長而

三分損益之如此其率也今之十二磬長短厚薄皆不以律而欲求其聲不亦遠乎鐘有齊也磬石也天成之物也以其律為之長短厚薄而其聲和此出於自然而聖人者能知之取以為法後世其可不考正乎考正而非是則不足為法矣特磬則四倍其法而為之國朝祀天地宗廟及大朝會宮架內止設鎛鐘惟后廟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祔后廟特磬遂為無用之樂臣欲乞凡宮架內於鎛鐘後各加特磬貴乎金石之聲小大相應

論八音曰匏土革木金石絲竹是八物者在天地間其
體性不同而至相戾之物也聖人制為八器命之商則
商命之宮則宮無一物不同者能使天地之間至相戾
之物無不同此樂所以為和而八音所以為樂也樂下
太常而楊傑上言元豐中詔范鎮劉几與臣詳議郊廟
大樂既成而奏稱其和協今鎮新定樂法頗與樂局所
議不同且樂經仁宗命作神考釐斷奏之郊廟朝廷蓋
已久矣豈可用鎮一說而遽改之遂著元祐樂議以破

鎮說其議樂章曰國朝大樂所立曲名各有成憲不相淆雜所以重正名也故廟室之樂皆以大名之如大善大仁大英之類是也今鎮以文明之曲獻祖廟以大成之曲進黄帝以萬歲之曲進太皇太后其名未正難以施於宗廟朝廷議宫架加磬曰鎮言國朝祀天地宗廟及大朝會宫架内止設鎛鐘惟后廟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后廟特磬遂為無用之樂欲乞凡宫架内於鎛鐘後各加特磬貴乎金石之聲小大相應按唐六典天子

宮架之樂鑄鐘十二編鐘十二編磬十二凡三十有六虡宗廟與殿庭同凡中宮之樂則以大磬代鐘餘如宮架之制今以鑄鐘特磬並設之則為四十八架於古無法皇帝將出宮架撞黄鍾之鐘右五鐘皆應皇帝興宮架撞㽔賔之鐘左五鐘皆應禾聞皇帝出入以特磬為節議十六鍾磬曰鎮謂清聲不見於經惟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之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髙尤為非是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

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按編鐘編磬十六其来逺矣
豈徒見于周禮小胥之注哉漢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濵
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陳禮樂雅頌之聲以風化天下
其事載於禮樂志不為不詳豈因劉几然後用哉且漢
承秦秦未嘗制作禮樂其稱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
之遺法也其王朴樂内編鐘編磬以其聲律太髙歌者
難逐故四清聲置而弗用及神宗朝下三律則四清聲
皆用而諧協矣周禮曰鳬氏為鐘薄厚之所震動清濁

之所由出則清聲豈不見於經哉今鎮簫笛塤篪巢笙和笙獻於朝廷簫必十六管是四清聲在其間矣自古無十二管之簫豈簫韶九成之樂已有鄭衛之聲乎禮部太常亦言鎮樂法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而樂如舊制四年十二月始命大樂正葉防撰朝會二舞儀武舞曰威加四海之舞第一變舞人去南表三步總干而立聽舉樂三鼓前行三步及表而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持干荷戈相顧作猛賁趫速之狀再鼓皆

轉身向裏以干戈相擊刺足不動再鼓皆回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舉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向立干戈各置腰再鼓各前進以左足在前右足在後左手執干當前右手執戈在腰為進旅再鼓各相擊刺再鼓各退身復位整其干為退旅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轉面相向秉干持戈坐作再鼓各相擊刺再鼓皆起收其干戈為克捷之象再鼓皆正立過節樂則蹲第二變聽舉樂依前蹲再鼓皆舞進

一步正立再鼓皆正而作猛賁趫速之狀再鼓皆轉身向裏相擊刺足不動再鼓各轉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陳其干戈左右相顧為猛賁趫速之狀再鼓皆併入行以八為四再鼓皆兩兩對相擊刺再鼓皆回易行列左在右右在左再鼓皆舉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各分左右再鼓各揚其干戈再鼓交相擊刺再鼓皆總干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而相向再鼓整

干戈以象登臺講武再鼓皆擊刺於東南再鼓皆按盾舉戈東南嚮而望以象漳泉奉土再鼓皆擊刺於正南再鼓皆按盾舉戈南嚮而望以象杭越來朝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擊刺於西北再鼓皆按盾舉戈西北嚮而望以象克殄并汾再鼓皆擊刺於正西再鼓皆按盾舉戈西嚮而望以象肅清銀夏再鼓皆舞進一步正跪右膝至地左足微起再鼓皆置干戈于地各拱其手象其不用再鼓皆左右舞蹈象以文止武之意再鼓

皆就拜收其干戈起而躬立再鼓皆舞退鼓盡即止以象兵還振旅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第一變舞人立南表之南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皆右顧右揖再鼓皆開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少郤身初辭合手自上而下再鼓皆右顧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後為再辭再鼓皆左顧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為固辭再鼓皆合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

俛身相顧初讓合手當胸再鼓皆右側身左垂手為再
讓再鼓皆左側身右垂手為三讓再鼓皆躬而授之遇
節樂則蹲第二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
相嚮再鼓皆稍前相揖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開手蹲
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嚮再鼓皆卻身為初辭再
鼓皆舞辭如上儀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鼓皆合
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再鼓相嚮再鼓皆顧為初
讓再鼓皆再讓再鼓皆三讓再鼓皆躬而授之正立遇

節樂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兩兩相嚮再鼓皆相趨揖再鼓皆左揖如上再鼓皆右揖再鼓皆開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嚮再鼓皆卻身初辭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兩兩相嚮再鼓皆相顧初讓再鼓皆再讓再鼓皆三讓躬而授之正立節樂則蹲凡二舞綴表器及引舞振作並與大祭祀之舞同協律郎陳祈按閱以謂節奏詳備自是朝會則用之八年太常博士孫

諤言臣嘗奉社稷之祠親覩陳設初疑其闕畧而不備退而考元祐祀儀乃與所親見者合焉其登歌之樂雖有鐘磬簨虡搏拊柷敔之屬獨陳太社壇上而太稷闕焉夫宮架不備非所以重社稷也周公制祭祀之法則有靈鼓以鼓之有帗舞以舞之有太簇應鐘咸池以極其歌舞之節此樂文之備也唐社稷用二十架至於開元亦循三代之遺法於壇之北宮架備陳別異天神中建靈鼓歌鐘歌虡各設二壇下舞上歌何其盛也臣稽

考典禮凡祭太社太稷宜倣周官及開元禮文於壇之北備設宮架鐘匏竹各列二壇南架之内更植靈鼓於是集侍從禮官議增稷壇樂而添用宮架之說不行元符元年十一月詔登歌鐘磬並依元豐詔旨復先帝樂制也二年正月詔前信州司法參軍吴良輔按協音律改造琴瑟教習登歌以太常少卿張商英薦其知樂故也初良輔在元豐中上樂書五卷其書分為四類以謂天地兆分氣數爰定律㢚氣數通之以聲於是撰釋律

律為經聲為緯律以聲為文聲以律為質旋相為宮七音運生於是撰釋聲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故經之以六律緯之以五聲聲律相協和而無乖播之八音八音以生於是撰釋音四物無采八器以成度數施設象隱於形考器論義道德以明於是撰釋器類各有條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經傳精以講思頗益於樂理文多故弗著焉崇寧元年詔宰臣置僚屬講議大政以大樂之制訛繆殘闕太常樂器弊壞琴瑟制度參差不同簫遂之

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淆雜而皆失之大高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樂工率農夫市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於阡陌閭閻之中教習無成曹不知音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據依秦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魏漢津之名達於上焉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本剩員兵士自云居西屬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

中漢津與房庶以善樂被薦既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
其說漢津不得伸其所學後逸之樂不用乃退與漢津
議指尺作書二篇叙述指法漢津甞陳於太常樂工憚
改作皆不主其說或謂漢津舊甞執役於范鎮見其制
作畧取之蔡京神其說而託於李良二年九月禮部員
外郎陳暘上所撰樂書二百卷命禮部尚書何執中看
詳以謂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
律者參驗行之暘之論曰漢津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

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黄鐘清為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吕夾鐘或可分也而黄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㫖哉壬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内修外之先務損益述作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酌古今之宜修為典訓以貽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迺稱朕咨諏之意焉三年正月漢津言曰臣聞黄帝以三寸之器

名為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為黄鐘之律禹效黄帝之法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宫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黄鐘之律定矣黄鐘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

帝坐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弦裁管為一代之樂制其後十三年帝一日忽夢人言樂成而鳳凰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寤大悔歎謂崇寧初作樂請吾指寸而內侍黄經臣執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比度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於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劉昺試之時昺終匿漢津初議但以其前議為度作一長笛上之帝指寸既長於舊而長笛殆不可易以動人觀聽於

是遂止蓋京之子絛云秋七月景鐘成景鐘者黄鐘之所自出也垂則為鐘仰則為鼎鼎之大終於九斛中聲所極製煉玉屑入於銅齊精純之至音韻清越其高九尺拱以九龍惟天子親郊乃用之立於宫架之中以為君圍於是命翰林學士承旨張康國為之銘其文曰天造我宋於穆不已四方来和十有二紀樂象厥成維其時矣廸惟有夏度自禹起我龍受之天地一指於論景鐘中聲所止有作於斯無襲于彼九九以生律吕根柢

維此景鐘非弇非侈在宋之庭屹然中峙天子萬年既多受祉維此景鐘上帝命爾其承伊何以燕翼子永言寶之宋樂之始

宋史卷一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一百二十九至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邵庭淮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監丞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林李

宋史卷一百二十九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樂志第八十二

樂四

崇寧四年七月鑄帝鼐八鼎成八月大司樂劉昺言大朝會宮架舊用十二熊羆按金錞簫鼓觱篥等與大樂合奏今所造大樂遠稽古制不應雜以鄭衛詔罷之又

依㬰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為一變執籥秉翟揚戈持盾威儀之節以象治功庚寅樂成列於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門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既奏新樂天顔和豫百僚稱頌九月朔以鼎樂成帝御大慶殿受賀是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僚奉觴稱壽有數鶴從東北来飛度黄庭回翔嗚唳乃下詔曰禮樂之興百年於此然去聖愈逺遺聲弗存迺者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為度

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於庭八音克諧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新樂之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其舊樂勿用先是端州上古銅器有樂鐘驗其欵識乃宋成公時帝以端王繼大統故詔言受命之邦而隐逸之士謂漢津也朝廷舊以禮樂掌於太常至是專置大晟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為長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又有製撰官為制甚備於

是禮樂始分為二五年九月詔曰樂不作久矣朕承先志述而作之以追先王之緒建官分屬設府庀徒以成一代之制二月嘗詔省內外冗官大晟府亦併之禮官夫舜命夔典樂命伯夷典禮禮樂異道各分所守豈可同職其大晟府名可復仍舊又詔曰樂作已久方薦之郊廟施於朝廷而未及頒之天下宜令大晟府議頒新樂使雅正之聲被於四海先降三京四輔次帥府大觀二年詔曰自唐以來正聲全失無徵角之音五聲不備

豈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劉詵所上徵聲可令大晟府同
教坊依譜按習仍增徵角二譜候習熟來上初進士彭
几進樂書論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
尚闕禮部員外郎吳時善其說建言乞召几至樂府朝
廷從之至是詵亦上徵聲乃降是詔三年五月詔令學
校所用不過春秋釋奠如賜宴辟廱乃用鄭衛之音雜
以俳優之戲非所以示多士其自今用雅樂四年四月
議禮局言國家崇奉感生帝神州地祇為大祠以禧祖

大祖配侑而有司行事不設宫架二舞殊失所以尊祖侑神作主之意乞皆用宫架二舞詔可六月詔近還國子生教習二舞以備祠祀先聖本周官教國子之制然士子肄業上庠頗聞耻於樂舞與樂工為伍坐作進退蓋今古異時致於古雖有其迹施於今未適其宜其罷習二舞願習雅樂者聽八月帝親制大晟樂記命太中大夫劉昺編修樂書為八論其一曰樂由陽来陽之數極於九聖人攝其數於九鼎寓其聲於九成陽之數復

而為一則實鼎之卦為坎極而為九則彤鼎之月為離離南方之月也聖人以盛大光明之業如日方中嚮明而治故極九之數則曰景鐘大樂之名則曰大晟日王於午火明於南乘火德之運當豐大之時恢擴規模增光前烈明盛之業永觀厥成樂名大晟不亦宜乎其二曰後世以黍定律其失樂之本也遠矣以黍定尺起於西漢蓋承六經散亡之後聞古人之緒餘而執以為法聲既未協乃屢變其法而求之此古今之尺所以至於

數十等而至和之聲愈求而不可得也傳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柜黍云乎哉其三曰焦急之聲不可用於人盛之世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異日聽吾樂尚令人物舒長照之樂固未足以感動和氣如此然亦不可謂無其意矣自藝祖御極和樂之聲高歷一百五十餘年而後中正之聲乃定蓋奕世修德和氣薫蒸一代之樂理若有待其四曰盛古帝王皆以明堂為先務後世知為崇配布政之宮然要妙之旨秘而不

傳徒區區於形制之末流而不知帝王之所以用心也
且盛德在木則居青陽角聲乃作盛德在火則居明堂
徵聲乃作盛德在金則居總章商聲乃作盛德在水則
居玄堂羽聲乃作盛德在土則居中央宮聲乃作其應
時之妙不可勝言一歲之中兼總五運凡麗於五行者
以聲召氣無不總攝鼓宮宮動鼓角角應彼亦莫知所
以使之者則永膺壽考歷數過期不亦宜乎其五曰魏
漢津以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九寸之律三數退藏故八

寸七寸為中聲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宮架環列以應十二辰中正之聲以應二十四氣加四清聲以應二十八宿氣不頓進八音乃諧若立春在歲元之後則迎其氣而用之餘悉隨氣用律使無過不及之差則所以感召陰陽之和其法不亦密乎其六曰乾坤交於亥而子生於黃鐘之宮故稟於乾交於亥任於壬生於子自乾至子凡四位而清聲具焉漢津以四清為至陽之氣在二十八宿為虛昴星房四者居四方

之正位以統十二律每清聲皆有三統申子辰屬於虛而統於子巳酉丑屬於昴而統於丑寅午戌屬於星而統於寅亥卯未屬於房而統於卯中正之聲分為二十四宿統於四清焉其七曰昔人以樂之器有時而弊故律失則求之於鐘鐘失則求之於鼎得一鼎之龠則權衡度量可考而知故鼎以全渾淪之體律呂以達陰陽之情天地之間無不統攝機緘運用萬物振作則樂之感人豈無所自而然邪其八曰聖上稽帝王之制而成

一代之樂以謂帝舜之樂以教冑子乃頒之於宗學成周之樂掌於成均乃頒之府學辟廱太學而三京藩邸凡祭祀之用樂者皆賜之於是中正之聲被天下矣漢施鄭聲於朝廷唐升夷部於堂上至於房中之樂惟恐淫哇之聲變態之不新也聖上樂聞平淡之音而特詔有司制為宮架施之於禁庭房中用雅樂自今朝始云又為圖十二一曰五聲二曰八音三曰十二律應二十八宿四曰七均應二十八宿五曰八十四調六曰十二

律所生七曰十二律應二十四氣八曰十二律鐘正聲九曰堂上樂十曰金鐘玉磬十一曰宫架十二曰二舞圖雖不能具載觀其所序亦可以知其旨意矣天地相合五數乃備不動者為五位常動者為五行五行發而為五聲律呂相生五聲乃備布於十二律之間猶五緯往還於十有二次五運斡旋於十有二時其圖五聲以此兩儀既判八卦肇分氣盈而動八風行焉顓帝乃令飛龍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方是時金石絲竹匏土

革木之音未備後聖有作以八方之物全五聲者制而為八音以聲召氣八風從律其圖八音以此上象著明器形而下以聲召氣胳合元精其圖十二律應二十八宿以北斗在天中周制四方猶宮聲處中為四聲之綱二十八舍列在四方用之於合樂者蓋東方七角屬木南方七徵屬火西方七商屬金北方七羽屬水四方之宿各有所屬而每方之中七均備足中央七均管攝四氣故二十八舍應中正之聲者制器之法也二十八舍

應七均之聲者和聲之術也其圖七均應二十八宿以此合陰陽之聲而文之以五聲則九六相交均聲乃備黄鐘為宫是謂天統林鐘為徵是謂地統太簇為商是謂人統南吕為羽於時屬秋姑洗為角於時屬春應鐘為變宫於時屬冬㽔賓為變徵於時屬夏旋相為宫而每律皆具七聲而八十四調備焉其圖八十四調以此自黄鐘至仲吕則陽數極而為乾故其位在左㽔賓至應鐘則陰數極而為坤故其位在右陰窮則歸本故應

鐘自生隂律陽窮則歸本故仲吕自歸陽位律吕相生起於復而成於乾終始皆本於陽故曰樂由陽来六吕則同之而已相生之位分則為乾坤之爻合則為既濟未濟之卦自黄鐘至仲吕為既濟故屬陽而居左自蕤賔至應鐘為未濟故屬隂而居右易始於乾坤而終於既濟未濟天地辨位而水火之氣交際於其中造化之原皆自此出其圖十二律所主以此二十四氣差之毫釐則或先天而太過或後天而不及在律為聲在歴為

氣若氣方得節乃用中聲氣已及中猶用正律其圖十二律應二十四氣以此漢津曰黃帝夏禹之法簡捷徑直得於自然故善作樂者以聲為本若得其聲則形數制度當自我出今以帝指為律正聲之律十二中聲之律十二清聲凡四共二十有八云其圖十二律以此堂上之樂以人聲為貴歌鐘居左歌磬居右近世之樂曲不協律歌不擇人有先製譜而後命辭奉嘗舊工村野瘁老者斥之升歌之工選擇惟艱故堂上之樂鏗然特

異焉其圖堂上樂以此金玉之精禀氣於乾故堂上之樂鐘必以金磬必以玉歷代樂儀曰歌磬次歌鐘之西以節登歌之句即周官頌磬也神考肇造玉磬聖上紹述先志而堂上之樂方備非聖智兼全金聲而玉振之者安能與於天道哉其圖金鐘玉磬以此大晟之制天子親祀圜丘則用景鐘為君圜鎛鐘特磬為臣圜編鐘編磬為民圜非親祀則不用君圜漢律以謂宫架總攝四方之氣故大晟之制羽在上而以四方之禽虡在下

而以四方之獸以象鳳儀獸舞之狀龍箕崇牙制作華
煥其圖宮架以此新樂肇興法夏籥九成之數文舞九
成終於垂衣拱手無為而治武舞九成終於偃武修文
投戈講藝每成進退疾徐抑揚顧揖皆各象方今之勳
烈文舞八佾左執籥右秉翟蓋籥為聲之中翟為文之
華秉中聲而昌文德武舞八佾執干戈而進以金鼓為
節其圖二舞以此又列八音之器金部有七曰景鐘曰
鎛鐘曰編鐘曰金錞曰金鐲曰金鐃曰金鐸其說以謂

景鐘乃樂之祖而非常用之樂也黄帝五鐘一曰景鐘景大也鐘四方之聲以象厥成惟功大者其鐘大世莫識其義久矣其聲則黄鐘之正而律吕由是生焉平時弗考風至則鳴鎛鐘形聲宏大各司其辰以管攝四方之氣編鐘隨月用律雜比成文聲韻清越錞鐲鐃鐸古謂之四金鼓屬乎陽金屬乎陰陽造始而為之倡故以金錞和鼓陽動而不知已故以金鐲節皷陽之用事有時而終故以金鐃止皷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天之道也

故以金鐸通鼓金乃兑音兑為口舌故金之屬皆象之石部有二曰特磬曰編磬其説以謂依我磬聲以石有一定之聲衆樂依焉則鐘磬未嘗不相須也往者國朝祀天地祭廟及大朝會宫架内止設鎛鐘惟后廟乃用特磬若已升祔后廟遂置而不用如此則金石之聲小大不作大晟之制金石並用以諧隂陽漢津之法以聲為主必用泗濵之石故禹貢必曰浮磬者遠土而近於水取之實難昔奉常所用乃以白石為之其聲沉下製

作簡質理宜改造焉絲部有五曰一弦琴曰三弦琴曰五弦琴曰七弦琴曰九弦琴曰瑟其說以謂漢津誦其師之說曰古者聖人作五等之琴琴主陽一三五七九生成之數也師延拊一弦之琴昔人作三弦琴蓋陽之數成於三伏羲作琴有五弦神農氏為琴七弦琴書以九弦象九星五等之琴額長二寸四分以象二十四氣嶽闊三分以象三才嶽内取聲三尺六寸以象朞三百六十日龍斷及折勢四分以象四時共長三尺九寸一

分成於三極於九九者究也復變而爲一之義也大晟之瑟長七尺二寸陰爻之數二十有四極三才之陰數而七十有二以象一歲之候既罷箏筑阮絲聲稍下乃增瑟之數爲六十有四則八八之數法乎陰琴之數則九十有九而法乎陽竹部有三曰長篴曰箎曰簫其說以謂篴以一管而兼律呂衆樂由焉三竅成籥三才之和寓焉六竅爲篴六律之聲備焉箎之制採竹竅厚均者用兩節開六孔以備十二律之聲則箎之樂生於律

樂始於律而成於簫律準鳳鳴以一管為一聲簫集衆律編而為器參差其管以象鳳翼簫然清亮以象鳳鳴匏部有六曰竽笙曰巢笙曰和笙曰閏餘匏曰九星匏曰七星匏其說以謂列其管為簫聚其管為笙鳳凰於飛簫則象之鳳凰戾止笙則象之故内皆用簧皆施匏於下前古以三十六簧為竽十九簧為巢十三簧為和皆用十九數而以管之長短聲之大小為别八音之中匏音廢絶久矣後世以木代匏乃更其制下皆用匏而

并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之成數三者木之生數木得土而能生也九簧者以象九星物得陽而生九者陽數之極也七簧者以象七星笙之形若鳥歛翼鳥火禽火數七也土部有一曰壎其說以謂釋詩者以壎篪異器而同聲然八音孰不同聲必以壎篪為況嘗博詢其音蓋八音取聲相同者惟壎篪為然壎篪皆六孔而以五竅取聲十二律始於黃鐘終於應鐘者其竅盡合則為黃鐘其竅盡開則為應鐘餘樂不然故惟壎篪

相應革部十有二曰晉鼓曰建鼓曰鼗鼓曰靁鼓曰靁鼗鼓曰靈鼓曰靈鼗鼓曰路鼓曰路鼗鼓曰雅鼓曰相鼓曰搏拊其說以謂凡言樂者必曰鐘鼓蓋鐘為秋分之音而屬陰鼓為春分之音而屬陽金奏待鼓而後進者雷發聲而後羣物皆鳴也鼓復用金以節樂者雷收聲而後蟄虫坏戶也周官以晉鼓鼓金奏陽為陰唱也建鼓少昊氏所造以節衆舞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縣而擊之謂之縣鼓鼗者鼓之兆也天子

錫諸侯樂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以鼗將之柷先衆樂鼗則先鼓而已以靁鼓鼓天神因天聲以祀天也以靈鼓鼓社祭以天為神則地為靈也以路鼓鼓鬼享人道之大也以舞者迅疾以雅節之故曰雅鼓相所以輔相於樂今用節舞者之步故曰相鼓登歌令奏擊拊以革為之實之以糠升歌之鼓節也木部有二曰柷曰敔其說以謂柷之作樂敔之止樂漢津嘗問於李良良曰聖人制作之旨皆在易中易曰震起也艮止也柷敔之義

如斯而已柷以木為底下實而上虛震一陽在二隂之下象其卦之形也擊其中聲出虛為衆樂倡震為雷雷出地奮為春分之音故為衆樂之倡而外飾以山林物生之狀艮位寅為虎虎伏則以象止樂皆有二十七刻三九陽數之窮戛之以竹裂而為十古或用十寸或裂而為十二隂數十二者二六之數陽窮而以隂止之又有度量權衡四法候氣運律教樂運譜四議與律歴運氣或相表裏甚精微矣兹獨採其言樂事顯明者凡為

書二十卷說者以謂蔡京使愕爲緣飾之以布告天下云政和二年賜貢士聞喜宴於辟廱仍用雅樂罷瓊林苑宴兵部侍郎劉煥言州郡歲貢生例有宴設名曰鹿鳴乞於斯時許用雅樂易去倡優淫哇之聲八月太常言宗廟太社太稷並爲大祠今太社太稷登歌而不設宮架樂舞獨未爲備請迎神送神詣罍洗歸復位奉俎退文舞迎武舞亞終獻望燎樂曲並用宮架樂設於北墉之北詔皆從之三年四月議禮局上親祠登歌之制

大朝會同金鐘一在東玉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金鐘北稍西敔一在玉磬北稍東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東西相向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四在金鐘之南西上玉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又於午階之東太廟則于泰階之東宗祀則于東階之西大朝會則于丹墀香案之東設遂二篪一巢笙三和笙二為一列西上大朝會和笙在遂南塤一在遂南大朝會在篪南閏餘匏一簫各在巢笙南又於午階之西太廟則于泰階之西宗祀則于西階之東大朝會則于丹墀香案之西設遂二篪一巢笙二和笙二為一

列東上塤一在遂南七星匏一九星匏一在巢笙南簫一在九星匏西鍾磬柷敔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太廟宗祀大朝會則于殿上塤篪笙遂簫匏工並立於午階之東西太廟則于泰階之東西宗祀則于西階之間大朝會則于丹墀香案之東西樂正二人在鍾磬南歌工四人在敔東俱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虡之西東向樂正紫公服大朝會服絳朝服方心曲領緋白大帶金銅革帶烏皮履樂工黑介幘執麾人平巾幘並緋繡鸞衫白絹夾袴抹帶大朝會同又上親祠宮架之制景靈宮宣徳門大朝會附四方

各設編鐘三編磬三東方編鐘起北編磬間之東向西方編磬起北編鐘間之西向南方編磬起西編鐘間之北方編鐘起西編磬間之俱北向設十二鎛鐘特磬於編架内各依月律四方各鎛鐘三特磬三東方鎛鐘起北特磬間之東向西方特磬起北鎛鐘間之西向南方特磬起西鎛鐘間之北方鎛鐘起西特磬間之皆北向景靈宫天興殿鎛鐘編鐘編磬如每歲大祠宫架陳設　植建鼓鞞鼓應鼓於四隅建鼓在中鞞鼓在左應鼓在右設柷敔於北架内柷一

在道東敔一在道西設瑟五十二朝會五十六宣德門五十四列為四行二行在柷東二行在敔西次一弦琴七左四右三次三弦琴一十有八宣德門二十次五弦琴一十有八宣德門二十並分左右次七弦琴二十有三次九弦琴二十有三並左各十有二右各十有一宣德門七弦九弦各二十五並左十有三右十有二次巢笙二十有八分左右宣德門三十二次匏笙三在巢笙之間左二右一次簫二十有八宣德門大朝會三十次竽二十次箎二十有八宣德門三十六朝會箎三十三左十有七右十有六次塤一十有八宣德

門朝會二十次遂一十有八並分左右宣德門遂三十六朝會三十三左十有七右十有六雷鼓雷鼗各一在左又雷鼗雷鼗各一在右地祇雷鼗各二大廟路鼗鼗各二大朝會晉鼓二宣德門不設並在三弦五弦琴之間東西相向晉鼓一在匏笙間少南北向副樂正二人在柷敔之前北向歌工三十有二宣德門四十朝會三十有六次柷敔東西相向列為四行左右各二行樂師四人在歌工之南北東西相向運譜二人在晉鼓之左右北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虡之右東向副樂正同樂正服大朝會同

樂正朝服樂師緋公服運譜緣公服大朝會介幘絳韝衣白絹抹帶樂工執麾人並同登歌執麾人服朝會同又上親祠二舞之制大朝會同文舞六十四人執籥翟武舞六十四人執干戚俱為八佾文舞分立於表之左右各四佾引文舞二人執纛在前東西相向舞色二人在執纛之前分東西若武舞則在執旌之前引武舞執旌二人鼗二人雙鐸二人單鐸二人鐃二人持金錞四人奏金錞二人鉦二人相二人雅二人各立於宮架之東西北向北上武舞在其後舞色長幞

頭扶額紫繡袍引二舞頭及二舞郎並紫平冕皂繡鸞衫金銅革帶烏皮履（大朝會引文舞頭及文舞郎並進賢冠黃鸞衫銀褐裙綠裲襠革帶烏皮履引武舞頭及武舞郎並平巾幘緋鸞衫黃畫甲身紫裲襠鼠文大口袴起梁帶烏皮鞾）引武舞人武弁緋繡鸞衫抹額紅錦臂韝白絹袴金銅革帶烏皮履（大朝會同）又上大祠中祠登歌之制編鐘一在東編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編鐘之北稍西敔一在編磬之北稍東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俱東西向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一在編鐘之南西上編磬

之南亦如之東上壇下午階之東太廟別廟則于殿下泰階之東明堂祠廟則于東階之西設篴一篪一塤一為一列西上和笙一在篴南巢笙一在篪南簫一在塤南午階之西亦如之東上太廟別廟則于泰階之西明堂祠廟則于西階之東鐘磬柷敔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明堂太廟別廟于殿上祠廟于堂上塤篪笙篴簫工並立於午階東西太廟別廟于太階之東西明堂祠廟于西階之間若不用宮架即登歌工人並坐樂正二人在鐘磬南歌工四人在敔東俱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虡西東向樂正公服執麾挾仗色掌事

平巾幘樂工黑介幘並緋繡鸞衫白絹抹帶三京師府等每歲祭社稷祀風師雨師雷神釋奠文宣王用登歌樂陳設樂器並同每歲大中祠登歌　又上太祠宫架二舞之制四方各設鎛鐘三各依月律編鐘一編磬一北方應鐘起西編鐘次之黄鐘次之編磬次之大吕次之皆北向東方太簇起北編鐘次之夾鐘次之編磬次之姑洗次之皆東向南方仲吕起東編鐘次之蕤賓次之編磬次之林鐘次之皆北向西方夷則起南編鐘次之南吕次之編磬次之無射次之皆西向設十二特

磬各在鎛鐘之内植建鼓鞞鼓應鼓於西隅設柷敔於北架内柷在左敔在右雷鼓雷鼗各二（地祇以靈鼓靈鼗太廟别廟以路鼓路鼗）分東西在歌工之側瑟二在柷東次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各為一列敔西亦如之巢笙竽篪塤篴各四為四列在雷鼓之後（若地祇即在靈鼓後太廟别廟在路鼓後）晉鼓一在篴之後俱北向副樂正二人在柷敔之北歌工八人左右各四在柷敔之南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宮架西北向副樂正本色公服執麾挾仗色

掌事及樂正平巾幘服同登歌樂工凡軒架之架二面其制去宮架之南面判架之樂二而其制又去軒架之北面特架之樂一面文武二舞並同親祠惟二舞郎並紫平冕皂繡袍銀褐裙白絹抹帶與親祠稍異詔並頒行五月帝御崇政殿親按宴樂召侍從以上侍立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宴饗比詔有司以大晟樂播之教坊試於殿庭五聲既具無惉懘焦急之聲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樂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禁於是令尚書省立法新徵角二調曲譜已經按試

者並令大晟府刊行後續有譜依此其宫商羽調曲譜自從舊新樂器五聲八音方笙塤篪匏笙石磬之類已經按試者大晟府畫圖疏說頒行教坊鈞容直開封府各頒降二副開封府周師頒樂器明示依式造粥教坊鈞容直及中外不得違令輙高下其聲或別為他聲或移改增損樂器舊来淫哇之聲如打斷哨笛呀鼓十般舞小鼓腔小笛之類與其曲名悉行禁止違者與聽者悉坐罪八月大晟府奏以雅樂中聲播於宴樂舊闕徵

角二調及無土石匏三音今樂並已增入詔頒降天下九月詔大晟樂頒於太學辟廱諸生習學所服冠以弁袍以素紗皂緣紳帶佩玉從劉昺製也昺又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尅四時之禁不可不頒示天下盛德在木角聲乃作得羽而生以徵為相若用商則刑用宫則戰故春禁宫商盛德在火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宫為相若用羽則刑用商則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宫聲乃作得徵而生以商為相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

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在金商聲乃作得宮而生以羽
為相若用徵則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
聲乃作得商而生以角為相若用宮則刑用徵則戰故
冬禁宮徵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載深切著明者也
作樂本以導和用失其宜則反傷和氣夫淫哇敧雜干
犯四時之氣久矣陛下親灑宸翰發為詔旨淫哇之聲
轉為雅正四時之禁亦在所頒協氣則粹美繹如以成
詔令大晟府置圖頒降四年正月大晟府言宴樂諸宮

調多不正如以無射為黄鐘宫以夾鐘為中吕宫以夷則為仙吕宫之類又加越調雙調大食小食皆俚俗所傳今依月律改定詔可六年詔先帝甞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樂府久不施用其令畧加磨礱俾與律合并造金鐘專用於明堂又詔大晟雅樂頃歲已命儒臣著樂書獨宴樂未有紀述其令大晟府編集八十四調并圖譜令劉昺撰以為宴樂新書十月臣僚乞以崇寧大觀政和所得珍瑞名數分命儒臣作為頌詩協以新律薦

之郊廟以告成功詔送禮制局七年二月典樂裴宗元言乞按習虞書賡載之歌夏五子之歌商之那周之關雎麟趾騶虞鵲巢鹿鳴文王清廟之詩詔可中書省言高麗賜雅樂乞習教聲律大晟府撰樂譜辭詔許教習仍賜樂譜三月議禮局言先王之制舞有小大文舞之大用羽籥文舞之小則有羽無籥謂之羽舞武舞之大用干戚武舞之小則有干無戚謂之干舞武舞又有戈舞焉而戈不用於大舞近世武舞以戈配干未嘗用戚

乙武舞以戚配干置戈不用庶協古制又言伶州鳩曰大鈞有鎛無鐘鳴其細也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然則鐘大器也鎛小鐘也以宫商為鈞則謂之大鈞其聲大故用鎛以鳴其細而不用鐘以角徵羽為鈞則謂之小鈞其聲細故用鐘以昭其大而不用鎛然後細大不踰聲應相保和平出焉是鎛鐘兩器其用不同故周人各立其官後世之鎛鐘非特不分大小又混為一器復於樂架編鐘編磬之外設鎛鐘十二配十二辰皆非是

蓋鎛鐘猶之特磬與編鐘編磬相須為用者也編鐘編
磬其陽聲六以應律呂既應十二辰矣復為鎛鐘十二
以配之則於義重複乞宮架樂去十二鎛鐘止設一大
鐘為鐘一小鐘為鎛一大磬為特磬以為衆聲所依詔
可四月禮制局言尊祖配天者郊祀也嚴父配天者明
堂也所以来天神而禮之其義一也則明堂宜同郊祀
用禮天神六變之樂其宮架赤紫用雷鼓雷鼗又圜丘
方澤各有大樂宮架自来明堂就用大慶殿大朝會宮

架今明堂肇建欲行㪉置十月皇帝御明堂平朔左个始以天運政治頒於天下是月也凡樂之聲以應鐘為宮南吕為商林鐘為角仲吕為閏徵姑洗為徵太簇為羽黄鐘為閏宮既而中書省言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若以左旋取之如十月以應鐘為宮則南吕為商林鐘為角仲吕為閏徵姑洗為徵太簇為羽黄鐘為閏宮若以右旋七均之法如十月以應鐘為宮則當用大吕為商夾鐘為角仲吕為閏徵蕤賓為徵夷則為羽無

射為閏宮明堂頒朔欲左旋取之非是欲以本月律為宮右旋取七均之法從之仍改正詔書行下自是而後樂律隨月右旋仲冬之月皇帝御明堂南面以朝百辟退坐於平朔授民時樂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閏徵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閏宮調以羽使氣適平季冬之月御明堂平朔右个樂以大呂為宮夾鍾為商仲呂為角林鍾為閏徵夷則為徵無射為羽夾鍾為閏宮客氣少陰火調以羽尚羽而抑徵孟春

之月御明堂青陽左个樂以太簇為宫姑洗為商蕤賔
為角夷則為閏徵南吕為徵應鐘為羽大吕為閏宫客
氣少陽相火與歲運同火氣太過調宜羽致其和仲春
之月御明堂青陽樂以夾鐘為宫仲吕為商林鐘為角
南吕為閏徵無射為徵黄鐘為羽太簇為閏宫調以羽
季春之月御明堂青陽左个樂以姑洗為宫蕤賔為商
夷則為角無射為閏徵應鐘為徵大吕為羽夾鐘為閏
宫客氣陽明尚徵以抑金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樂以

仲吕為宫林鍾為商南吕為角應鍾為閏徵黄鍾為徵太簇為羽姑洗為閏宫調宜尚徵仲夏之月御明堂樂以甤賔為宫夷則為商無射為角黄鍾為閏徵大吕為徵夾鍾為羽仲吕為閏宫客氣寒水調宜尚宫以抑之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樂以林鍾為宫南吕為商應鍾為角大吕為閏徵太簇為徵姑洗為羽甤賔為閏宫調宜尚宫以致其和孟秋之月御明堂總章左个樂以夷則為宫無射為商黄鍾為角太簇為閏徵夾鍾為徵仲

呂為羽林鐘為閏宮調宜尚商仲秋之月御明堂總章
樂以南呂為宮應鐘為商大呂為角夾鐘為閏徵姑洗
為徵𮞒賓為羽夷則為閏宮調宜尚商季秋之月御明
堂總章右个樂以無射為宮黄鐘為商太簇為角姑洗
為閏徵仲呂為徵林鐘為羽南呂為閏宮調宜尚羽以
致其平閏月御明堂闔左扉樂以其月之律十一月知
永興軍席旦言太學辟廱士人作樂皆服士服而外路
諸生尚衣襴幞望下有司考議為圖式以頒外郡八年

八月宣和殿大學士蔡攸言九月二日皇帝躬祀明堂合用大樂按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自八月二十八日已得秋分中氣大饗之日當用中聲樂今看詳古之神瞽考中聲以定律中聲謂黃鐘也黃鐘即中聲非别有一中氣之中聲也考閲前古初無中正兩樂若以一黃鐘為正聲又以一黃鐘為中聲則黃鐘君聲不當有二況帝指起律均法一定大吕居黃鐘之次隂吕也臣聲也今減黃鐘三分則入大吕律

矣易其名為黄鍾中聲不唯紛更帝律又以隂吕臣聲僭竊黄鍾之名若依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是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常不用正聲而用中聲也以黄鍾為正聲易大吕為中聲之黄鍾是帝律所起黄鍾常不用而大吕常用也抑陽扶隂退律進吕為害斯大無甚於此今來宗祀明堂緣八月中氣未過而用中聲樂南吕為宫則本律正聲皆不得預欲乞廢中聲之樂一遵帝律止用正聲協和天人刋正訛謬著

於樂書詔可攸又乞取已頒中聲樂在天下者宣和元年四月攸上書奉詔製造太少二音登歌宮架用於明堂漸見就緒乞報大晟府者凡八條一太正少鐘三等舊制編鐘編磬各一十六枚應鐘之外增黄鐘大吕太簇夾鐘四清聲今既分太少則四清聲不當兼用止以十二律正聲各為一架其二太正少琴三等舊制一三五七九弦凡五等今来討論並依律書所載止用五弦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

不失其序以為太正少之制而十二律舉無遺音其一三五七九弦太少樂内更不製造其三太正少籥三等謹按周官籥章之職龡以迎寒暑王安石曰籥三孔律吕於是乎生而其器不行於世久矣近得古籥嘗以頒行令如爾雅所載製造太正少三等用為樂本設於衆管之前其四太正少篴塤箎簫各三等舊制簫一十六管如鐘磬之制有四清聲今既分太少其四清聲亦不合兼用止用十二管其五大晟匏有三色一曰七星一

曰九星三曰閏餘莫見古制匏備八音不可闕數今已各分太正少三等而閏餘尤無經見唯大晟樂書稱匏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之成數三者木之生數木得土而能生也故獨用黄鐘一清聲黄鐘清聲無應閏之理今去閏餘一匏上用兩色仍改避七星九星之名止曰七管九管其六舊制有巢笙竽笙和笙巢笙自黄鐘而下十十九管非古制度其竽笙和笙並以正律林鐘為宫三笙合奏曲用兩調和笙奏黄鐘曲則巢笙奏

林鐘曲以應之宮徵相雜器本宴樂今依鐘磬法裁十二管以應十二律為太正少三等其舊笙更不用其七柷敔晉鼓鎛鐘特磬雖無太少孫作止和樂合行備設其八登歌宮架有搏拊二器按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王安石觧曰或戛或擊或搏或拊與虞書所載乖戾令欲乞罷而不用詔悉從之攸之弟條曰初漢津獻說請帝三指之三寸三合而為九為黄鐘之律又以中指之徑圍為容盛度量權衡皆自是而出又謂有太聲有

少聲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隂陽之奇偶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為迂怪劉昺之兄焯以曉樂律進未幾而卒昺始主樂事乃建白為太少不合儒書以太史公書黄鐘八寸七分琯為中聲奏之於初氣班固書黄鐘九寸琯為正聲奏之於中氣因請帝指時止用中指又不得徑圍為容盛故後凡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及

政和末明堂成議欲為布政調爕事乃召武臣前知憲州任宗堯換朝奉大夫為大晟府典樂宗堯至則言太少之說本出於古人雖王朴猶知之而劉昺不用乃自緻黄鐘為兩律黄鐘君也不宜有兩蔡攸方提舉大晟府不喜佗人預樂有士人田為者善琵琶無行攸乃奏為大晟府典樂遂不用中聲八寸七分琯而但用九寸琯又為一律長尺有八寸曰太聲一律長四寸有半曰少聲是為三黄鐘律矣律與容盛又不翅數倍黄鐘既

四寸有半則圜鍾幾不及二寸諸品大小皆隨律蓋但以器大者為太小者為少樂始成試之於政事堂執政心知其非然不敢言因用之於明堂布政望鶴愈不至條又曰宴樂本雜用唐聲調樂器多夷部亦唐律徵角二調其均自隋唐間已亡政和初命大晟府改用大晟律其聲下唐樂已兩律然劉昺止用所謂中聲八寸七分琯為之又作匏笙塤篪皆入夷部至於徵招角招終不得其本均大率皆假之以見徵音然其曲譜頗和美

故一時盛行於天下然教坊樂工嫉之如讐其後蔡攸復與教坊用事樂工附會又上唐譜徵角二聲遂再命教坊制曲譜既成亦不克行而止然政和徵招角招遂傳於世矣二年八月罷大晟府製造所并協律官四年十月洪州奏豐城縣民鋤地得古鐘大小九具狀制竒異各有篆文驗之考工記其制正與古合令樂工擊之其聲中律之無射繪圖以聞七年十二月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詔革弊事廢諸局於是大晟府及教樂所教

坊額外人並罷靖康二年金人取汴凡大樂軒架樂舞
圖舜文二琴教坊樂器樂書樂章明堂布政閏月體式
景陽鐘并虡九鼎皆亡矣

宋史卷一百二十九

宋史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樂志四先奏舊樂三門曲未終○三門通考作三闋當從之

宋史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宋史卷一百三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樂志第八十三

樂五

高宗南渡經營多難其於稽古飾治之事時靡遑暇建炎元年首詔有司曰朕承祖宗遺澤獲託臣民之上扶顛持危夙夜痛悼況於聞樂以自為樂實增感於朕心

二年復下詔曰朕方日極憂念屏遠聲樂不令過耳承平典故雖實廢名存亦所不忍悉從減罷是歲始據光武舊禮以建武二載剏立郊祀乃十一月壬寅祀天配祖勅東京起奉大樂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維揚江都築壇行事凡鹵簿樂舞之類率多未備嚴更警場止就取中軍金鼓權一時之用紹興元年始饗明堂時初駐會稽而渡江舊樂復皆煨散太常卿蘇遲等言國朝大禮作樂依儀合於壇殿上設登歌壇殿下設宮架今

親祠登歌樂器尚闕宣和添用籥色未及頒降州郡無從可以剏製宜權用望祭禮例止設登歌用樂工四十有七人乃訪舊工以備其數四年再饗國子丞王普言按書舜典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律協和而成曲自歷代至於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詞於是詞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乞復用古製又按周禮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黃鍾堂下

之樂大呂堂上之樂也郊祀之禮皇帝版位在午階下故還位之樂當奏黄鐘明堂版位在阼階上則還位當歌大呂今明堂禮不下堂而襲郊祀還位例並奏黄鐘之樂於義未當尋皆如普議先是帝嘗以時難備物禮有從宜勑戒有司參酌損益務從簡儉仍權依元年例令登歌通作宫架其押樂舉麾官及樂工器服等蠲省甚多既而國步漸安始以保境息民為務而禮樂之事寖以興矣十年太常卿蘇攜言將來明堂行禮除登歌

大樂已備見闕宮架樂舞諸路州軍先有頒降登歌大樂乞行搜訪應用丞周執羔言大樂兼用文武二舞今殿前司將下任道係前大晟府二舞色長深知舞儀宜令赴寺教習卿陳桷言前期五使例合按閱仍詔應侍祠執事朝臣並作樂教習禮儀博士周林復言神位席地陳設至尊親行酌獻堂上下皆地坐作樂而鐘磬工乃設木小榻當教習日使立以考擊庶革循習簡陋之弊初上居諒闇臣僚有請罷明堂行禮奏樂受胙等事

上諭禮官詳定太常寺檢照景德熙豐親郊典故除郊廟景靈宮並合用樂其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每處警場止鳴金鉦鼓角而已即無去奏樂受胙之文大饗為民祈福為上帝宗廟而作樂禮不敢以旱廢尊書斂五福錫庶民況熙寧禮尤可考其赦文有曰六樂備舞祥祉未臻是也於是詔遵行之其後禮部侍郎施坰奏禮經蕃樂出於荒政蓋一時以示貶抑昨内外暫止用樂今徽考大事既畢慈寧又已就

養其時節上壽理宜舉樂一如舊制禮部尋言太母還宮國家大慶四方來賀自今冬至元正舉行朝賀之禮依國朝故事合設大仗及用樂舞等庶幾明天子之尊舊典不至廢墜有詔俟來年舉行十有三年郊祀詔以祐陵深弓劒之藏長樂遂晨昏之養昭答神天就臨安行在所修建圜壇於是有司言大禮排設備樂宮架樂辦一料外登歌樂依在京夏祭例合用兩料其樂器登歌則用編鐘磬各一架柷敔二搏拊鼓二琴五色自一

二三五七至九弦各二瑟四篴四塤箎簫並二巢笙和笙各四并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麾幡一宫架則用編鐘編磬各十二架柷敔二琴五色各十瑟二十六巢笙及簫並一十四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竽笙十塤一十二箎一十八篴二十晉鼓一建鼓四麾幡一乃從太常下之兩浙江南福建州郡又下之廣東西荆湖南北括取舊管大樂上於行都有闕則下軍器所製造增修雅飾而樂器寖備矣其樂工詔依太常寺所請選擇

行止畏謹之人合登歌宮架凡用四百四十人同日分詣太社太稷九宮貴神每祭各用樂正二人執色樂工掌事掌器三十六人三祭共一百一十四人文舞武舞計用一百二十八人就以文舞番充其二舞引頭二十四人皆召募補之樂工舞師照在京例分三等廪給其樂正掌事掌器自六月一日教習引舞色長文武舞頭舞師及諸樂工等自八月一日教習於是樂工漸集十四年太常寺言將來大禮見闕玉磬十六枚其所定聲

律係於玉分厚薄取聲髙下正聲凡十有二黄鐘厚八分進而為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賔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每律增一分至應鐘一寸九分而止清聲夾鐘厚二寸三分退而為太簇大呂黄鐘共四清聲各減一分至黄鐘二寸而止乃下之四川茶馬司寛數增分市易以供用太常博士張晟又言大樂所用武舞之飾以干配刀周禮司兵祭祀授舞者兵先儒謂授以朱干玉戚郊特牲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乃從所請倣三

禮圖令造玉戚以配舞於是歲始上徽宗徽號特製顯安之樂至於奉皇太后冊寶於慈寧宮樂用聖安皇后受冊寶於穆清殿樂用坤安亦皆先後參次而舉顯安以無射夾鍾為宮周大司樂饗先王奏無射而歌夾鍾夾鍾之六五上生無射之上九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無射陽律之終夾鍾實為之合蓋取其相親合而萃祖考之精神於假廟也聖安純用大呂坤安純用中呂大呂陰

律之首崇母儀也中吕陰律之次明婦順也明年正旦朝會始陳樂舞公卿奉觴獻壽据元豐朝會樂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發第二爵笙入乃奏瑞曲惟吹笙而餘樂不作第三爵奏瑞曲堂上歌堂下笙一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仍奏瑞曲而上下之樂交作今悉倣舊典首奏和安次奏嘉木成文滄海澄清瑞粟呈祥三曲其樂專以太簇為宫太簇之律生氣湊達萬物於三統為人正於四時為孟春故元會用之

時給事中叚拂等討論景鍾制度按大晟樂書黄鍾者樂所自出而景鍾又黄鍾之本故為樂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則用之自齋宫詣壇則擊之以召至陽之氣既至聲闋衆樂乃作祀事既畢升輦又擊之葢天者群物之祖今以樂之祖感之則天之百神可得而禮音韻清越拱以九龍並於宫架之中以為君圜環以四清聲鍾磬鎛鍾特磬以為臣圜編鍾編磬以為民圜内設寳鍾球玉外為龍虡鳳琴景鍾之髙九尺其數九九實髙八

尺一寸垂則為鐘仰則為鬲鬲之大中於九斛退藏寶
八斛有一焉内出皇祐大樂中黍尺參以太常舊藏黄
鐘律編鐘高適九寸正相脗合遂遵用黍尺製造鐘成
命左僕射秦檜為之銘其文曰皇宋紹興十六年中興
天子以好生大德既定寰宇乃作樂以暢天地之化以
和神人維兹景鐘首出衆樂天子專用禋祀謹拜手稽
首而獻銘其銘曰德純懿兮舜文繼躋壽域兮孰内外
薦上帝兮偉兹器聲氣應兮同久視貽子孫兮彌萬世

旋又命禮局造鑄鐘四十有八編磬一百八十七特磬四十八及添製編鐘等命軍器所造建鼓八雷鼓二晋鼓一雷鼗二柷敔各四尋製金鐘玉磬二架初元豐本虞庭鳴球及晋賀循采玉造磬之義命榮咨道肇造玉磬元祐親祠始一用之久藏樂府至政和加以磨礲俾協音律并造金鐘專用於明堂蕤堂上之樂歌鐘居左歌磬居右金玉禀氣於乾純精至貴故鐘必以金磬必以玉始備金聲玉振之全此中興所以繼作也於是帝

諭輔臣以鐘磬音律其餘皆和惟黄鐘大吕猶未應律宜熟加攷究詔禮官以鑄造鎛鐘更須詳審令聲和而律應乃可奉祀命太常前期按閱仍用皇祐進呈雅樂禮例皇帝御射殿召宰執侍從臺諫寺監舘閣及武臣刺史以上閱視新造景鐘及禮器皇帝即御坐撞景鐘用正旦朝會三曲奏宫架之樂其製造官推恩有差添置景鐘樂正一鎛鐘樂工十有二特磬樂工亦如之次降下古制銅錞一增造其二古銅鐃一增造其六改造

登歌夷則律玉磬降到長遂二十有四並付太常寺掌之專俟大禮施用既而刑部郎官許與古奏比歲休祥協應靈芝產於廟楹瑞麥秀於留都昔乾德六年嘗詔和峴作瑞木駉象及玉烏皓雀四瑞樂章以備登歌願依典故製為樂章登諸郊廟詔從其請命學士沈虛中作歌曲以薦於太廟圜丘明堂尋又內出御製郊祀大禮天地宗廟樂章及詔宰執學士院兩省官刪修郊祀大禮樂章付太常肄習天子親祀南郊圜鐘為宮三奏

樂凡六成歌景安用文德武功之舞饗明堂夾鍾為宮三奏樂凡九成歌誠安用佑文化俗威功睿德之舞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圜鍾為宮三奏凡六成所奏樂與南郊同歌興安用發祥流慶降眞觀德之舞前一日朝饗太廟黃鍾為宮三奏樂凡九成歌興安所用文武二舞與南郊同僖祖廟用基命之樂舞翼祖廟用大順之樂舞宣祖廟用天元之樂舞太祖廟用皇武之樂舞太宗廟用大定之樂舞眞宗仁宗廟樂舞曰熙文曰美成英

宗神宗廟樂舞曰治隆曰大明哲宗徽宗欽宗廟樂舞曰重光曰承元曰端慶皆以無射宫奏之每歲祀昊天上帝者凡四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饗明堂冬至祀圜丘是也圜鍾為宫樂奏六成與南郊同乃用景安之歌帝臨嘉至神娭錫羡之舞祀地祇者夏至祀皇地祇樂奏八成乃用寧安之歌儲靈錫慶嚴恭將事之舞立冬後祀神州地祇樂奏八成歌寧安與祀皇地祇同名而異曲廣生儲祐厚載凝福之舞孟春上辛祀感

生帝其歌大安其樂舞則與歳祀昊天同三年一祫及時饗太廟九成之樂興安之歌與大禮前事朝饗同而用孝熙昭德禮洽儲祥之舞太社太稷用寧安八成之樂與歳祀地祇同至於親製贊宣聖及七十二弟子以廣崇儒右文之聲親視學行酌獻定釋奠為大祀用凝安九成之樂郡邑行事則樂止三成他如親饗先農親祀高禖則敞壇壝奏樂舞按習於同文館法惠寺親耕籍田則據宣和舊制陳設大道而引呈耒耜獲衛耕根

車儀仗皷吹至以二千人為率先農樂用靜安髙禖樂用景安皇帝親行三推禮樂用乾安其補苴軼典蒐講彌文者至矣先朝凡雅樂皆以安名中興一遵用之南郊樂其宫圜鍾明堂樂其宫夾鍾圜鍾即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實為天帝之堂故為天宫祭地祇其宫函鍾即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為坤位而天社地神實在東井𨹧輿之外故為地宫饗宗廟其宫用黄鍾黄鍾生於虚危之氣虚危為宗廟故為人宫此三者各

用其聲類求之然天宫取律之相次圜鍾為陰聲第五陰將極而陽生故取黄鍾為角黄鍾陽聲之首也太簇陽聲之第二故太簇為徵姑洗陽聲之第三故姑洗為羽天道有自然之秩序乃取其相次者以為聲地宫取律之相生函鍾上生太簇故太簇為角太簇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故南吕為徵姑洗為羽地道資生而不窮乃取其相生者以為聲人宫取律之相合黄鍾子大吕丑故黄鍾為宫大吕為角子合丑也太簇寅應鍾亥

故太簇為徵應鍾為羽寅合亥也人道以合而相親乃取其合者以為聲周之降天神出地示禮人鬼樂之綱要實在於此獨商聲置而不用葢商聲剛而主殺實鬼神之所畏也樂奏六成者即倣周之六變八成九成亦如之文武二舞皆用八佾國初始改崇德之舞曰文德改象成之舞曰武功其發祥流慶降眞觀德則祥符所製以薦獻聖祖其佑文化俗威功睿德則皇祐所製以奉明煙其祀帝有司行事以帝臨嘉至神娭錫羡與夫

獻太廟以孝熙昭德禮洽儲祥則製於元豊其廣生儲佑厚載凝福以祀方澤則製於宣和至紹興祀皇地祇易以儲靈錫慶嚴恭將事而用宣和所製舞以分祀神州地祇轉相緝熙樂舞寖備至中興而賡續裁定實集其成中祀而下多有樂而無舞則在禮凡小祭祀不興舞之義也紹興三十一年有詔教坊日下蠲罷各令自便葢建炎以來畏天敬祖虔恭祀事雖禮樂煥然一新然其始終常以天下為憂而未嘗以位為樂有足稱者

孝宗初踐大位立班設仗於紫宸殿備陳雅樂禮官尋請車駕親行朝饗用登歌金玉大樂及綵繪宮架樂舞仗内鼓吹以欽宗喪制不用迨安穆皇后祔廟禮部侍郎黄中首言國朝故事神主升祔係用鼓吹導引前至太廟乃用樂舞行事宗廟薦享雖可用樂鼓吹施於道路情所未安請備而不作續下給舍詳議謂薦享宗廟為祖宗也故以大包小則别廟不嫌於用樂今祔廟之禮為安穆而行豈可與薦享同日語將來祔禮謁祖宗

諸室當用樂舞至别廟奉安宜停而不用盍用樂於前殿是不以欽宗而廢祖宗之禮停樂於别廟是安穆為欽宗喪禮而屈也如此則於禮順於義允遂俞其請既而名正言周操上言祖宗前殿尊無二上其於用樂無復有嫌然用之享廟行禮之日則可而用於今日之祔則不可蓋祔禮為安穆而設則其所用樂是為安穆而用雖曰停於别廟而為祔后用樂之名猶在也孰若前後殿樂俱不作為無可議哉詔從之隆興元年天申節

率群臣詣德壽宮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事下
禮曹黄中復奏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春秋賊未討不
書葬以明臣子之責况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
遂寢乾道改元始郊見天地太常洪适奏聖上踐阼務
崇乾德郊丘講禮專以誠意交於神明竊謂古今不相
沿樂金石八音不入俗耳通國鮮習其藝而聽之則倦
且寐獨以古樂嘗用之郊廟爾昔者竽工鼓員不應經
法孔光何武嘗奏罷於漢代前史是之今樂工為數甚

夥其鹵簿六引前後鼓吹有司已奏明詔三分減一惟是肄習尚踰三月之淹夫驅游手之人振金擊石安能盡中音律使鳳儀而獸舞而日給虛耗總為緡錢近二百萬若從裁酌用一月教習自可應聲合節不至闕事於是詔郊祀樂工令肄習一月太常寺復言郊祀合用節奏樂工登歌宮架樂工引舞於上其分諸社稷及別廟並番輪應奉更不添置尋以禮官裁減壇下宮架二百七人省十之一琴二十人瑟十二人各省其半笙簫

遂可省者十有八人麓塤可省者十人其分詣給祠凡一百十四止用八十人鐘磬凡四十八架止設三十有二人其宮架鐘磬仍舊排殿門慢樂色量省人數悉報如章禮部郎官蕭國梁又言議禮者嘗援紹興指揮時饗亞獻既入太室即引終獻行事雖便於有司侍祠免至跛倚而其流將至於簡宗廟用之郊饗尤為非宜蓋有獻必有樂卒爵而後樂闋今亞終獻樂舞雖同而其作有始其成有終不可亂也若使之相繼行事雜然於

酌獻之間則其為樂舞者不知亞獻之樂耶終獻之樂耶詔從其請訂定淳煕六年始舉明堂禋禮命五使按雅樂并嚴更警塲於貢院奉詔將樂器依堂上堂下儀制排設五使及應赴官僚從旁立觀按閱仍聽往來察視時大禮使趙雄言前例閱樂至皇帝詣飲福位一曲即五使以下皆立而毎閱奠玉帛及酌獻等樂皆坐自如於禮未盡不當襲用前例故有是詔既而禮官討論自紹興以來凡五饗明堂禮畢還輦並未經用樂即無

作樂節次可考乃參酌禮例成禮稱賀及肆赦用樂導駕並用皇祐大饗典故施行其南郊明堂儀注實述紹興成憲又命有司兼酌元豐大觀舊典為後世法程其用樂作止之節粲然可觀前三日太常設登歌樂於壇上稍南北向設宮架於壇南内壝之外立舞表於酇綴之間明堂登歌設於堂上前景間宮架設於庭中前一日設協律郎位二一於壇上樂虡西北一於宮架西北押樂官一太常丞於登歌樂虡北太常卿於宮架北省牲之夕押樂太常卿

及丞入行樂架協律即展視樂器祀之日樂正師工人二舞以次入皇帝乘輿自青城齋殿出樂正撞景鐘降輿入大次景鐘止明堂不用景鐘服大裘衮冕自正門入協律郎跪俯伏舉麾興工鼓柷宮架乾安之樂作凡升降行止皆奏之明堂奏儀安至午階版位西向立協律郎偃麾戛敔樂止明堂至阼階下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而後作偃麾而後止禮儀使奏請行事宮架作景安之樂明堂作誠安文舞進左丞相等升詣神位前樂作六成止皇帝執大圭再

拜內侍進御匜帨宮架樂作帨手畢樂止禮儀使前導升壇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升自午階（明堂並升自阼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明堂至堂上作鎮安）奠鎮圭奠玉幣於上帝樂止請皇地祇太祖太宗神位前如上儀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明堂降自阼階）宮架樂作至版位樂止奉俎官入正門宮架豐安之樂作（明堂作禧安）跪奠俎訖樂止內侍以御匜帨進宮架樂作帨手拭爵樂止禮儀使導升壇宮架樂作至午階樂止升自

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明堂無升壇）登歌禧安之樂作（明堂作慶安）詣神位前三祭酒少立樂止讀冊皇帝再拜每詣神位並如之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樂止奏請還小次宮架樂作入小次樂止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明堂作穆安）舞者立定樂止亞獻升詣酌尊所西向立宮架正安之樂作（明堂皇太子為亞獻作穆安）三祭酒以次酌獻如上儀樂止終獻亦如之奏請詣飲福位宮架樂作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

將至位樂止登歌禧安之樂作（明堂作胙安）飲福禮畢樂止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樂止（明堂不降階）徹豆登歌熙安之樂作（明堂作歆安）送神宮架景安之樂作一成止（明堂作誠安）詣望燎望瘞位宮架樂作至位樂止（明堂有燎無瘞）燎瘞畢還大次宮架乾安之樂作（明堂作慰安）至大次樂止皇帝乘大輦出大次樂正撞景鐘（明堂不用景鐘）鼓吹振作降輦還齋殿景鐘止百官宗室班賀於端誠殿奏請聖駕進發軍樂導引至麗正門大樂正

令奏采茨之樂入門樂止明堂就賀于紫宸殿不奏采茨乃御麗正門肆赦前期大常設宮架樂於門之前設鉦鼓於其西皇帝升門至御閣大樂正令撞黄鐘之鐘右五鐘皆應乾安之樂作升御坐樂止金雞立太常擊鼓囚集鼓聲止宣制畢太樂正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皇帝還御幄樂止乘輦降門作樂導引至文德殿降輦樂止按大禮用樂凡三十有四色歌色一篴色二塤色三篪色四笙色五簫色六編鐘七編磬八鎛鐘九特磬十琴十一

瑟十二柷敔十三搏拊十四晉鼓十五建鼓十六鞞應鼓十七雷鼓祀天神用十八雷鼗鼓同上一十九靈鼓祭地祇用二十靈鼗鼓同上二十一露鼓饗宗廟用二十二露鼗鼓同上二十三雅鼓二十四相鼓二十五單鼗鼓二十六旌纛二十七金錞二十八金錞二十九單鐸三十雙鐸三十一鐃鐸三十二奏坐三十三麾幡三十四此國樂之用尤大者故具載於篇初紹興崇建皇儲詔有司備禮冊命然在欽宗恤制未及製樂乾道初元詔立皇太子命禮部

太常寺討論舊禮以聞受册日陳黄麾仗於大慶殿設宫架樂於殿庭皇帝升御坐作乾安之樂升用黄鍾宫降用𤰞賓宫皇太子入殿門作明安之樂受册出殿門亦如之皆用應鍾宫至七年易應鍾而奏以姑洗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觀所協之律有虞典樂教胄子自天子之元子皆以樂為教所以養其性情之正蕩滌邪穢消融查滓而和順於道德則陳金石雅奏以重元良册拜宜倣古誼式昭彧禮繇唐李世儲貳罕

定國家益多故而禮廢樂闕至於建隆定樂雖詔皇太子出入奏良安至道始冊皇太子有司言太子受冊宜奏正安之樂百年曠典至是舉行中外胥悅至天禧冊命禮儀院復奏改正安之樂乾道之用明安實祖述天禧而以姑洗為宮則唐東宮軒垂奏樂舊貫云孝宗素恭儉每賀正使赴宴作樂多遇上辛齋禁有司條治平用樂典故以進及生辰使上壽適親郊散齋樞密副使陳俊卿請以禮諭北使毋用樂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

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入然後用之庶存事天之誠上可其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勿用宰相葉顒魏杞方主用樂之議以為樂奏於紫宸乃使客之禮俟卿獨奏曰適奉詔旨仰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彼初未嘗必欲用樂而我乃望風希意自為失禮以狥之他日輕侮何所不至尋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猶為北使權用後三年賀使當朝辭復值散齋上乃諭館伴以決意去樂及議所以處之者如使人必以作樂為言則移茶酒

就驛管領遂有更不用樂之詔其後因雨澤愆期分禱天地宗廟精修雩祀按禮大雩帝用盛樂而唐開元祈雨雩壇謂之特祀乃不可樂薦於是太常朱時敏言通典載雩禮用舞僮歌雩漢晉蔡謨議謂雲漢之詩興於宣王歌之者取其修德禳災以和陰陽之義乞用舞僮六十四人衣玄衣歌雲漢之詩詔亟從之淳熙二年詔以上皇加上尊號立春日行興受禮有司尋言乾道加尊號用宮架三十六樂工共一百一十三人今來加號

慶受事體尤重合依大禮例用四十八架樂正樂工用一百八十八人庶得禮樂明備仍令分就太常寺貢院前五日教習前期太常設宫架之樂於大慶殿協律郎位於宫架西北東向押樂太常卿位於宫架之北北向皇太子及文武百僚並位於宫架之北東西相向又設宫架於徳實殿門外協律郎太常卿位如之及發冊寶日儀仗鼓吹列於大慶殿門樂正師二人以次入賛者引押樂太常卿協律郎入就位奏中嚴外辦訖禮儀使

奏請皇帝恭行發冊寶之禮太常卿導冊寶正安之樂作中書令奉寶侍中奉冊進行禮安之樂作發寶冊畢鼓吹振作儀衛等以次從行皇帝自祥曦殿輦至德壽宮行禮冊寶入殿門作正安之樂上皇出宮作乾安之樂升御坐奉上冊寶作聖安之樂降御坐作乾安之樂太后冊寶進行用正安出閤升坐用坤安降坐入閤復作坤安之樂禮部尚書趙雄等言國朝舊制車駕出奏樂今慶典之行亘古未有自非禮儀詳備無以副中外

歡愉之心請慶壽行禮日聖駕往還並用樂及簪花詔從之既而太常又言郊禋禮成宜進胙慈闈行上壽飲酒禮所有上壽合辦仙樓仍用樂其樂人照天申節禮例凡上詣德壽宮或恭請上皇游幸或至南内或上皇命同宴游或時序賞適過宮侍宴或聖節張樂珥花奉玉巵為上皇壽率從容竟日隆養至樂備極情文及高宗之喪孝宗力行三年之制有司雖未嘗別設樂禁而過期不忍聞樂金使以會慶節來賀稽之舊典引對使

人或許上壽惟輟樂不舉孝宗斷以禮典卻其書幣就
館遣行次年再至始用紹興故事移宴於館而不作樂
高宗升祔太常言祔饗行禮當設登歌宮架樂舞晨祼
饋食其用樂如朝饗之制於是髙宗廟昉奏大德之樂
舞禮部言今虞祔之行純用古禮導引神主自有衛仗
及太常鼔吹而雜用道釋於禮非經乞行蠲免詔從其
請既而大享明堂起居舍人鄭僑奏祭祀於事為大禮
樂於用為急然先王處此有常變之不同各務當其禮

而已昔舜居堯喪三載遏密後世既用漢文以日易月之文又用漢儒越紼行事之制循習既久不特用禮而又用樂去古愈遠聖主躬服通喪有司請舉大禮屈意從之且大饗之禮祭天地也聖主身親行之行禮作樂似不可廢其他官分獻與夫先期奏告例用樂者權宜蠲寢不亦可乎今若因明堂損益而裁定之亦足為將來法乃命太常討論始詔除降神奠玉幣奉俎酌獻换舞徹豆送神依典禮作樂外所有皇帝及獻官盥洗登

降等樂皆備而不作云

宋史卷一百三十